

求恕齋
叢書

司馬溫公年譜

四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八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元祐元年丙寅

公年六十八歲

公任門下侍郎

是年公作徽言

序略云余少好讀書老而不厭然昏耄日甚不能復記暇日因讀諸子史集采其義與經合者錄而存之苦于秉筆之勞或但撮其精要注所出于其下欲知其詳則取本書證之命曰徽言置諸左右

時取觀以自儆且詔子孫涑水迂叟時年六十八
陳氏曰司馬光手鈔諸子書題其末曰余此書
類舉人鈔書然舉子所鈔獵其詞余所鈔覈其
意舉人志科名余志道德迂叟年六十八蓋公
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填委且將屬疾而好學不
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
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謹百世之下肅然起敬
眞跡藏邵康節家其諸孫迭守漢嘉從邵氏借
刻攜其板歸越今在其郡從姪遵古家

公始得疾

正月十四日癸卯詔公與尙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

公謝表云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朝夕爲眾目所觀啟處無措躬之地敢謂陛下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欲辭則力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跼蹐心悸戰兢汗流

二十一日庚戌請假將治

二十三日壬子朝廷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朱有章
楊文蔚陳易簡等每日到公家診視公上劄子辭
免

二十四日癸丑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

略云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
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
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
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
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唯務
多斂役錢積寬贖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

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
擇可任者僱代唯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
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
乞如舊于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
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尙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
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
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
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
初章惇取公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
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于

是蘇軾言于公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公曰于君何如軾曰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公不以爲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諍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謝之范純仁謂公曰差役一事當熟講而緩行不

然滋爲民病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公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公又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唯衙前用坊場河渡錢僱募餘悉定差

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綱目

時蘇子由爲右司諫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云惇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

事節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詳議雷同眾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旣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若使因此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推行更無疑阻猶或可原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卻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此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爲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又乞罷蔡京開封府狀云朝廷原限敕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年聞奏奏到各

隨宜修改並無限定日期差撥今開封輒敢差
人監勒于數日內蹙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
法尙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
爾必致紛紜爲害不小又乞罷蔡京知真定府
狀云京以臺諫劾奏乞請外任而宰相曲加庇
蓋除京知真定府真定天下重鎮是宰相上欺
朝廷下困臺諫云云此時宰相蓋指韓縝溫公
亦在內按章蔡用心本同欲因差役一事未便
致民情怨恣得有隙以破壞元祐之政耳特章
以權位相埒故敢忿爭蔡以官職尙卑惟事諂

媚而溫公不悟喜其順己此亦如介甫之喜惠卿陰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被子由一一指出此蘇氏智識過溫公處

言行錄役法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僱役爲便公與荆公皆早貴少厯州縣不能周知爾

按公不知僱役之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誠不免如蘇范二公所譏然議者謂保甲僱役百世通行荆公之法未嘗有弊則非也保甲僱役今日誠爲善政而荆公所設則斷斷不可行何則今日之保甲蓋不過如古比閭族黨相保相任

譏查盜賊使不得容留匪類耳而荆公則使之
披甲執兵教習戰陣在家有供億之苦前途有
死亡之禍蓋與今日之爲保甲者萬萬不侔矣
至吳中盛行僱役蓋亦聽民間之通融計置或
其人自能充當則可不費一錢或本年安然無
事雖蠢愚亦可幸免未嘗預計一年之力役若
干而一概斂錢且使貧弱下戶助之出錢也荆
公之僱役蓋于兩稅之外別取庸錢耳豈可謂
之無害哉

二十八日供奉官劉永年傳宣司馬光見患在家特

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謝恩

公上劄子辭云朝廷進以高位加之寵命榮動搢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沈疴不造王庭坐受圭組候臣愚稍痊日止依十四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

二月三日壬戌上論西夏劄子

略云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爲臣下所囚興兵致討收其邊地建米脂等六寨皆孤僻單外難于應援然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爲害頗多是以必欲得之前年嘗遣使者深自辨訴

請臣服如故其志止欲求復舊境于今爲計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卽位蕩滌瑕穢小大無遺誠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際曠然推恩盡赦前罪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豈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茶菜百貨皆出中國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歲法禁疏闊私市日夕公行西人雖不獲歲賜而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今責其累年之罪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公私困弊彼自屈服

然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此事全在邊帥得人邊帥未盡得人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乞不禁絕私市先赦西人

略云臣前上言西人未服中國不能無憂妄上二策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吏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此適足激怒西人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忽也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此安危所繫若俟執

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

公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眾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與公合眾不能奪議乃定

行狀

乞罷提舉官劄子

略云臣竊見天聖中諸路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唯河北陝西置轉運使兩員當是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或時置轉運判官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

後每事各置提舉官事權一如監司依勢立威舉錯率易天下籍籍皆由此來臣愚以爲宜盡罷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平常兵甲盜賊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聰明公正之人爲之是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也

與呂晦叔簡

時公疾益甚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之議未決公歎曰四害未除吾

死不瞑目矣因折簡與晦叔

略云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寮案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惆悵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